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六回 未鸞吹和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

素臣正待根問，大郎掣過頭來，說道：「真是禍從天降，望面相公作主！」素臣道：「不必驚慌，你且細細說個緣由，自有道理。」那青衣人把素臣上下一估，道：「說甚相公、武相公？他這事犯得大哩，你休大模大樣出來，擔當這天下第一號的官司！看你身上衣襟都燒焦了，怕不是餘黨哩！」未家家人喝道：「老爺在此，休得囉嗶！你們沒事的，便讓出地方來，好坐了問話。」青衣人聽說是老爺，又見這些大叔們冠冕，不敢放肆，但說道：「老爺想是過路鄉宦，不知這事？這劉大窩拐婦女，歃血結盟，黑夜拆牆，放火燒寺，事情重大哩！」未公笑道：「原來為此！你們且放了他，我自自有處。」青衣人那裡肯聽，半邊擠過一人，將一個青衣扯了一扯，低低說道：「這是都爺的同年，快些放了。」抬未公來的轎夫，也擠將進來，遞了眼色。青衣人才軟軟的開了鎖，說道：「不乾小的們事，他自己犯拙了，也不是小的們敢多事，實幹係地方，不敢不查報的。」大郎被放，忙去掙一張椅子，請未公坐下。一張杌子放在橫頭，素臣也就坐了。那看的人，兀是擠著不散。未公道：「你們是何等樣人？可有牌票？因何擅自拿人？」青衣人聽見話頭利害，一齊跪下道：「小的們兩個是地方，兩個是汛差，一切地方上奸盜賭博，不公不法的事，都叫小的們查察。昨夜昭慶寺中失火，澆死了無數僧人，官府都來救護，正查不出起火之人，原吩咐小的們細查。這劉大平日吃酒賭錢，打街罵巷，原是不安本分的人。昨日夜間，他家人聲嘈雜，鬧得鄰捨家都不得睡覺，小的們原也疑心。今日連店面都關閉著，愈加疑惑起來。因進來查看，見房裡窩藏著七八個女人，天井內牆頭，直拆至寺裡鬆庵和尚臥室屋裡，雞毛擗了滿地，這明是他歃血聚眾，拆牆進去，放火燒房的了。所以要拿他去見官，聽憑官府裁察。雖沒奉有牌票，實是小的們應查的，原只要卸掉地方上的干係，並不是敢於生事。」劉大道：「小的一生，不會賭錢，酒便吃些，只逢著節日，在家裡吃幾杯悶酒，從不到街坊上去生事。只求問他，誰和小的賭過錢？打罵過甚人？就明白了。這些女人，是在寺裡被火，拆牆逃出，小的還在寺中救火，歸家始知，怎說是小的窩藏？小的妻子，宰了一隻雞，留眾女人吃了夜飯，怎說小的歃血結盟？只求老爺去看，那些牆頭是從外拆進去的，還是從裡打出來的，便知道小的冤枉了。這兩個人說是汛差，早上來查問，小的就把實情告訴。他問小的借三十吊錢，地方居間，講到二十吊。小的賣餅為生，如何有這些錢鈔？他索詐不遂，才把小的鎖起來的。」那些青衣人尚要分辯，未公道：「不許多說，這事委曲，我已悉知。我且問你，牆是從外拆進，是從內拆出？一看便知。活口現在，從寺裡逃出，被劉大窩藏，一問便見。地下有雞毛，便是歃血結盟。大戶人家，日日宰雞，便是日日結盟歃血麼？今早府縣官，在都院衙門稟明，這寺因住持僧人有病，請五台僧行曇祝由治病，為焚符起的火，怎還叫你查察起火之人？你們這班光棍，專一遇事生風，恐嚇索詐，本該送到府縣去重處。因詐尚未成，姑不深究，都與我攆出去罷！」家人們即便吆喝。汛差、地方，只可磕頭而出。看的人紛紛散去。劉大夫妻感激叩謝。未公安慰了幾句，吩咐把門掩上，請出大小姐來。鸞吹、素娥如飛出見。未公道：「不必痛苦，你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，且到船中，再細說與我聽。我自落湖中，身子著實不好。」向著家人道：「你們著一個到江口去僱定船隻，一面請小姐上船，留幾個在湖上，再行逐細打撈。我城中辭別馬爺，明後日就要長行了。」因向素臣道：「老夫身子自覺不妥，急思首邱，不能擔擱，老姪可同到舍下，暢敘幾時，老夫有許多心事，要與老姪商量。」素臣道：「小姪幾死幸生，恐家中訛傳，致老母憂慮，急欲回去，也在一二日內起身，不得追陪老伯，心實歉然！俟到家稟知老母，即至豐城，叩謝尊顏，暢聆訓誨。」未公道：「吾女受你大恩，尚未稍報，我輩相與以心，也不在口頭言語。你怕世嫂掛念，不但堅屈同行，老姪一到敝省，千萬即屈枉顧。但世事無常，不知尚得與老姪相會否？」說罷，潸然淚下。素臣也不覺愴然，拭淚安慰道：「老伯精神豐饒，定享期頤。目下偶然不快，無足介意。小姪一到南昌，自必趨叩尊前。惟乞路上寬懷保重。」鸞吹附耳說道：「世兄捨死救援，其恩固大，而不欺暗室，其節更堅。孩兒因黑夜同居，難以自白，見爹爹頗屬意世兄，萬不得已，欲以終身托付。世兄侃侃而談，詞嚴義正，孩兒汗下通體！並將守經行權之道，細細開示，令孩兒撥雲見天，孩兒已認世兄為親兄，尚未稟知。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」未公跌足道：「前日深談，備悉底，雖知已娶，欲為兩全之計，因事涉權宜，難以啟齒。欲留彼到家，備寫情節，致書世嫂，成此婚媾。今據你說來，這婚不必提起了！」

石氏捧出三杯茶來，未公便不言語。素臣看著石氏，觸起一事，向未公道：「方才那班光棍，無事尚且興波，何況形跡可疑？我等轉身，必生大訟。老伯進城，須將原委向撫軍細細說明，飭府縣給張告示，曉諭禁約，方保無事。一則事連世妹，恐致張揚；二則昨日小姪與世妹，全虧夫婦收留停歇，殺雞為黍，慇懃伏侍，望老伯垂念一言。」石氏連忙跪地，鸞吹力為慫恿。未公道：「我見撫軍，即為力言罷了。」石氏磕頭起去，捧出三碗雞蛋，未公等用過。僱船家人，跑得滿頭是汗，來說：「船已僱下，就請小姐上船罷。」未公道：「我也就要進城了。」鸞吹倒身下拜道：「二哥大德，幾番救援，無可仰報，唯有銘刻五中而已。」素臣回禮，被未公扯住道：「老夫也該拜謝，怎連你妹子都要還起禮來？」鸞吹起來，泣下沾襟。素臣也不禁流出兩行清淚。未公道：「我自被難，囊空如洗，今日去辭撫軍，如有盤纏送出，當分半，為老姪歸途之費。」因指著未能道：「就叫他送來罷。」素臣道：「老伯人口眾多，小姪孑然一身，所需無幾。少為分惠，夠回家之費便了。」未公道：「老姪之言亦是，臨時酌量罷了。」因問：「轎子可齊？」未能道：「老爺的轎子現在，文相公的轎子，就叫他送小姐下船，另外又叫一乘腳轎，是素娥坐的。」素臣進來，鸞吹淚如雨下，素娥亦垂淚叩頭，匆匆上轎。鸞吹在轎中，只說得一聲：「二哥保重！」那轎夫已抬上肩頭，如飛而去。素臣與鸞吹，雖無一毫私意，但宛轉周旋患難之中，已非一日，忽然別去，不覺豪傑心胸，化作情長兒女，司馬青衫，已斑斑點點，濕了好些英雄之淚。

大郎在門外，叩送了未公進來，請素臣坐下。叫石氏燒茶，自己到街上去，買些茶食，請素臣吃著。問素臣：「可到湖上去？」素臣道：「我疲乏已極，無心遊賞，你可打發這些婦女回去，了結此事。」大郎吩咐妻子，快煮飯與眾位吃。何氏等從板壁後一齊出來，說：「回家念切，等不及吃飯。」齊向素臣磕頭，極口感謝祝頌。又謝石氏、璇姑，向大郎說了住處。大郎吩咐妻子，請素臣進房安息。領著眾人，挨路的送將去了。大郎去後，素臣獨坐神疲，連連打盹。石氏與璇姑商議：「你哥哥說請文相公進房安息，但房內除了你我兩處床鋪，更沒空地。看他這般疲倦，須請到那一鋪床上歇息？」璇姑道：「是哥哥吩咐的，請到哥哥床上歇息，想不妨事。」石氏便向素臣說知，素臣推說不便。石氏道：「奴家受相公大恩，殺身難報。丈夫敬重相公，如父母一般，出去時再三吩咐，相公不必執意。」素臣本意不欲，見石氏十分情重，大郎又真說過，身子實在困乏，支撐不住，且是心無邪念，原不作甚嫌疑，遂起身踱進房來。只見房內，朝外鋪著一張床，床頭隔著竹芭，上掛一張彈弓，一柄破著靶的劍兒，竹芭那邊，對著西壁，又有一張小床。側首一張條桌，桌上筆硯齊楚，擺有舊書數十本，素臣看時，是一部《四書》，一部《袖珍五經》，一部《算法》，一部《綱鑑要義》，還有四本《袖珍字彙》。素臣隨手抽出一本《綱鑑》，走向正中床上坐著，看不得幾行，早已昏然欲睡。仰身下去，書尚拿在手中，已是沉沉而睡。

素臣睡去，夢見鬆庵和尚，在斗室內，把一女人剝得赤條條地，手裡拿著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在那女人肚皮上割去，要取那腹內的胞胎。素臣大怒道：「原來這賊禿不曾死！」因要地搶起一把刀來，看時，卻是山腰裡一把板斧。隨把斧向鬆庵頭上劈下，劈做兩半，冒出一股白漿來。正驚疑，遠遠的見一個女子，抱著一床被褥，鋪在榻上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家小姐來了。」及看那女子，卻是素娥。素臣正要根問，只見兩個女子，從壁櫥門內冉冉而出。前面一個，正是鸞吹，後面一個，也像是認得的，近前道了萬福。鸞吹一手扯那萬福的女子，連素臣都推擁上榻去，說道：「妹子喜也。」自己卻鑽過壁櫥那邊，把門扣上。素臣慌得耳紅面熱，急要爬起，卻被那女子一隻紅袖，緊緊裹住肩頭，再爬不起。那女子的粉臉，直貼到素臣臉上，一陣香氣透入鼻孔，不覺神思迷離。看那女子，又變了一副美秀而文的相貌，急喊：「大妹，大妹！」聽著鸞吹在外笑聲，只是不理。素臣情急，連連叫喊。卻見那軸龍眠觀音，在壁上吸吸的動，動了一會，走下一個美女，擎著自己帶出門的一把七星寶劍，望著與素臣同睡的女子，壁面砍

來。猛吃一驚，伸手捻住那美女纖掌，抵死不放，不容劈下。正在支持，只覺身子有人搖動，忽然驚覺，卻見石氏、璇姑俱在床前，喊叫道：「相公，敢是夢魘？請放手！」素臣醒轉，一手兀是捻住璇姑袖子，抵死不放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急放不迭。兩人出去。素臣睡思尚淺，恐其再進房伺候，把房門門上，重複上床，酣然而睡。

大郎送了婦女回家，路上買了些魚肉馮飯，又打了一壇好酒，拿回家來。石氏將素臣打盹，請其入房安息之事說知。大郎道：「文相公是天人，又受他大恩，正該如父母一般的看待他。我還有話與你商量。只是天井內牆頭倒塌，甚不穩便，怎好？」正說時，只見許多差人，擁進門來，說道：「劉虎臣在家麼？」大郎心頭突突的跳動，只得迎出去。兩個差人拱著手，說道：「縣裡、廳裡，差我們送兩張告示在此，給你貼在門前禁約。這兩個匠人，是縣裡叫來，替你砌牆的。」大郎方才放心。展開告示，看是：持授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正堂錢，為查禁事，照得：本月初七日，昭慶寺西房失火，延燒大殿各房，本縣業經督率兵役，竭力救撲，其四圍居民並寺內賃出僧房，俱經逐一細加勘驗。實由五台僧行曇，祝由治病。焚符起火，並無附近居民放火圍搶情弊。乃訪有不法棍徒，擅敢藉端恐嚇，殊堪髮指！姑念尚無詐財情事，從寬除已往不究外，合行查禁！為此示仰該地方裡排及附近居民人等知悉，嗣後倘有奸徒，藉火居奇，妄圖詐害者，許爾等即時扭稟，以憑大法懲治，不得扶同容隱，致乾並究未便！凜之，毋違。特示。

後面落著年月日期，並實貼劉大糕鋪字樣。大郎看畢，復展那一張看時，是杭州會經歷司的，中間情節，與錢塘縣一般，仍復卷過，說道：「多謝兩位老爺鴻恩。二位請坐，我去拿茶來。」那差人道：「茶倒不消，酒飯也不必備了，我們相與有日，也不要你甚麼腳步錢。只是兩處房裡的紙筆之費，卻要濃點些，方才再三叮囑，說道，告示內的字眼，個個都下得結實的。」大郎聽這口氣，只得取出三百文錢，又拿四杯茶，給差人與那瓦匠吃。說道：「有勞兩位，這點子薄點，連兩處房裡相公們，俱在裡頭了。」那一個差人正待發話，被這一個扯了一把，一眼瞅著錢文，說道：「論起這錢，單是房裡老師，還不夠開發，若我們兩個去懇情，縣裡一百六十，廳裡百文，敢怕也肯收了。這四十文錢，本不該和你爭論，只是也要我伙計收得進去。」大郎沒法，又添了六十文。差人收起，吩咐兩個匠人，速行動手，早去回官，拱拱手，出門而去。

大郎領著匠人，看了倒牆，瓦匠道：「方才官府吩咐，立刻就要修好，說還要回甚未老爺的話。如今還少了磚頭、石灰，房裡原說向鋪戶支用，須索上街去取來。」那一個匠人道：「你看那頭一路，都有倒牆，去搬些磚來湊用，我們是奉官差的，就有人看見，也是以公濟公，怕甚的？去要些灰來罷。」大郎道：「這都不妥，是我家砌牆，怎好搬別人的磚？也不應累及行鋪。前月內收拾房子，還剩有些板磚石灰，但不知可夠用哩？」因領匠人，至磨間房內一看。匠人道：「儘夠了。怪不的官府肯照顧你，原來是出了這樣好心！」忙忙的搬磚泡灰，泥砌起來，就叫大郎幫作小作。不多一會，已把大半垛牆砌好。大郎取了六十文錢，付與瓦匠，道個勞謝。那瓦匠一頭說道：「論起來，還不夠酒飯錢哩。一面如飛的，出門去了。」

瓦匠方走出門，便是未能進門，大郎忙叩房門，素臣已醒在床，把那本書仍放條桌子上，開門出來。大郎道：「未老爺管家在外。」素臣急走出外間，未能搶步打簽，說道：「老爺多多致意相公，說不來別了。」在懷內摸出一封銀子道：「這是六十兩紋銀，送與相公盤纏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我說過所需無幾，為甚送出許多？」未能道：「馬爺送二百兩程儀，老爺原要分一半送來的。因相公說了，只送這些。」向門外叫應道：「你就挑進來罷。」只見腳夫，挑進一擔行李進來。未能道：「馬爺送兩副鋪蓋，老爺一副，小姐一副。小姐因受相公活命之恩，無以報答，對老爺說明，情願和衣睡到江西，將鋪蓋送與相公。這枝耳挖，說原是相公的，叫小的一併送上。」素臣道：「這銀子耳挖也罷了，鋪蓋是小姐送與的，如何使得？」未能道：「小姐恐相公執意，吩咐過小人，說，小姐性命，是相公救的，這點子鋪蓋，值得甚麼？止不過略表誠意。況且小姐並沒睡過，有何妨礙？稟過老爺，就是老爺送的了，相公亦不便推辭，是一定要收的。」素臣只得收領，問：「老爺幾時起身？二小姐可有下落？」未能道：「二小姐並無下落，老爺因城裡連兵部的公子要請酒，老爺素與連老爺不投，急要回去，今晚便要動身。小的立刻就要去了。」素臣在銀封內，取一小錠，賞了未能，問：「船在那裡？」未能謝賞起來，說：「船在江口王家客店碼頭上。」素臣又問大郎要了幾十文錢給了挑夫。未能出去，走不幾步，又回轉來，說道：「幾乎忘了劉大的事，老爺向馬爺說過，已吩咐府縣發告示來禁約，請相公放心。小姐和素娥妹，都再三叫小的問一位璇姑娘和劉大娘，望相公說聲。」說罷，慌慌張張的去了。

素臣忙整一整衣巾，揉一揉雙眼，要去送行。大郎拿著告示出來說：「吃了飯去。」素臣展開告示，約略一看，仍遞與大郎道：「天已向晚，再吃起飯來，便送不及了。」遂問明路程，急急出門，走至按察司前，早見許多官府送客回來，問知未能船已開去。跌足急問：「可趕得上？」回說：「這樣大順風，除非趕到常山，也趕不及了。」素臣不信，後面一起一起的人來，都是一樣說話，只得怏怏而回。大郎道：「相公便一直跑出門去，把銀子都沒收拾，掉在桌上。小人收進去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銀子事小，只有未老爺不曾送他一送，心實歉然。」大郎請素臣進房，素臣道：「就在這裡穩便。」大郎道：「方才未老爺送來的被褥，都是綾羅錦繡，惹人眼目，裡面還謹慎些，起早些遲，也得安穩，沒人攪擾。小人們床鋪已搬出外邊，容小人盡這點子敬意罷。」素臣見其誠懇，兼怕有人攪擾，因走將進去。到後半間，見板壁後，已把丹鳳朝陽畫兒收過，鋪下一張小床，說道：「不然，就在這裡罷。」石氏忙接口道：「這是我們的床鋪，相公的被褥，已鋪在房裡了。」素臣問璇姑睡處，石氏道：「在閣楞上。」素臣抬頭，果見上有閣楞，覺著不便，因復進房。只見房裡，比前大不相同，眼目之前，忽地煥然光彩。卻是為何？因素臣到東口去送未公，大郎與石氏商議道：「文相公精神奕奕，相貌非凡，將來必是驚天動地的人。你的性命名節，虧他保全，今日又虧他力言，脫了奇禍。你姑娘才貌雙全，我們這樣人家，那裡有好對頭來說親，可不枉了他終身大事！少刻等文相公回來，多勸他幾杯酒，叫妹子伏侍他同睡。明日說明，送他為妾。一則盡我們報恩之念，二則妹子終身得所，三則靠傍著他，或者還圖得出身，有揚眉吐氣之日。我早上求了一簽，是大吉之兆，他日要與王侯並肩哩。但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石氏道：「我也正有此意，這是極好的呈，待我去與璇姑娘說。」

疾忙跑至房中，向璇姑說知。璇姑變色，搖頭不應。石氏復極力攛掇道：「你看文相公相貌，大貴非凡，他與未小姐如此光景，可見是情重之人。這是你終身大事，不可當面錯過。你哥哥說的，我們這樣人家，出甚好對頭，止不過肩挑背負，開店經營的人，曉得啥子惜玉憐香，枉負你聰明美貌！到那時節，就懊悔嫌遲了。況你哥哥又求得上等好籤，可見是姻緣了。姑娘，你休得固執。」璇姑低頭沉吟一會，漲紅了臉道：「先說明了還可，若不說明，斷難從命。」石氏復勸不依，出來述知。大郎道：「說明了，只怕文相公不允。我同你求妹子去。」因同至房中，再三苦勸，璇姑執意不從。大郎著急，跪在地下，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我和你是嫡親姊妹，難得天上落下這般異人，可了你終身大事，若不委曲圖成，還成個人嗎？我非不知你的本性，只憐念過世的爺媽面上，你從了罷！」石氏也跪地同求。嚇得璇姑滿面失色，忙跪下去，哭道：「哥嫂要折死我了！請起來商議。」大郎道：「不用商議，只求你允了，哥嫂才放心起來。」璇姑兄妹姑嫂之情最重，忽見哥嫂屈膝，欲了自己終身，不覺痛淚直下道：「但憑哥嫂主張！」大郎夫妻方才起來。歡天喜地的，一面收拾酒餚，一面打掃房屋，將璇姑一張床，移至外間，有兩座箱子，一張梳頭台，一張條桌，一個面架，一張椅子，一張杌子，一齊皆用水擦洗。床上要鋪起鸞吹送來的被褥，石氏打開看時，卻是兩個洋布大包，包著一條丹穿牡丹五色絨毛毯，一條天藍貞緞八六全床錦褥，一條松花色綾褥單，一條閃綠紅錦面子，清水杭綢夾裡，中間夾著通照湖錦的薄被，上面冒著一段元色八絲緞子冒頭，一條六幅杭綾被單，一個綠套青妝的緞枕，大紅枕頂，兩頭繡著芙蓉丹桂，一條灑線團花的大紅緞子床圍，一頂元色宦綢上沿，大紅縐紗圍圍的帳子，面前垂下四條畫花白綾飄帶，帶上扣絆俱全。大郎一面張設，一面贊歎道：「終是大衙門裡出來的，與眾不同。這樣鋪蓋，休說沒有睡過，連眼裡也沒瞧見！我常笑那富貴人沒些見識，他卻也受這般癡福！」石氏道：「這是姑娘的福氣，頭一夜就有這樣采頭，都爺來送這做親的床鋪哩。」

璇姑正在指著鋪設，聽了這話，把臉就漲紅了，要走開去。石氏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如今在我們家裡，一會要你去就他，不可害羞！文相公若有推托，還要認真去溫存他哩。」大郎道：「一來完了哥嫂心念，二來結果他終身，這是一樁大事，你既允了，就

要依著嫂子的話，不可單作孩子氣的。」石氏道：「文相公相貌，定然發達，將來夫榮妻貴，今日這一副枕頂上繡著的，便是預兆。到那時節，才知道哥嫂的主意不錯哩。」大郎道：「閒話少說，你看妹子頭上，都是灶灰，你也該替他梳洗梳洗。」於是，石氏撮哄著璇姑，重複梳洗，略施脂粉，換了一身濟楚衣服。石氏細看一看，但見：

鬢挽烏雲，彷彿巫山神女；裙拖綠苒，依稀洛浦靈姝。元精含玉兔之光，目注一泓秋水；秀氣擷青冥之色，眉橫兩道曉山。笑看萬丈銀河，欲奪天孫之錦；胸羅二十八宿，常騰寶婺之輝。喜孜孜滿面春風，已向床前擊雀舌；羞怯怯一腔心事，還從帳裡吐丁香。如山面重，豈甘抱此衾綢？似海情深，無奈何他兄嫂！

石氏笑道：「真個人要妝梳，姑娘這會子就精采了許多。明日開出面來，不知如何標緻哩！」璇姑羞得紅了粉頸，抬不起頭來。石氏道：「不是專和你說頑話，姑娘面太重了，停會卻使不得閨女性兒。」大郎道：「你嫂子說的是，這須要屈你一遭兒。」當下收拾剛完，恰值素臣回來，因房中箱子桌椅，都洗抹乾淨，再配著那一副鋪陳，五色陸離，鮮明奪目，蠟燭照耀，不同如豆燈光，覺得房屋都煥然一新了。素臣視物思人，想著鸞吹情意，平添出一種凄其，十分憐惜。大郎早搬出雞魚果肉之類，斟上酒來。素臣令大郎同坐，大郎道：「小人怎敢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劉兄，你日後要向凌煙閣上標名，今日豈不可與我一介寒儒同坐？」大郎惶恐謙謝，只得移過那椅子，陪在橫頭坐下，竭誠相勸。素臣連日驚嚇奔波，水沉火燎，困憊已極，此時才得安心飲酒。兼之大郎感恩戴德，說的都是些著肉痛癢之言，亦且性情灑落，議論爽快，與素臣又談得投機，正是：酒落快腸，不覺飲夠十斤多酒。素臣早晨吃了些糕點，一日竟沒吃飯。大郎這酒味雖醇，卻有力量，不覺酣然沉醉，堅辭不飲。大郎斟了一大杯，跪在地下，說道：

「求相公幹了，小人才敢起來。」素臣一面攙扯，一面接過酒杯，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如今是再吃不得，要去睡了。」正立起身，只見石氏也捧著一大杯酒，要跪下去。素臣連忙止住道：「我吃罷了。」又強把這杯酒，望喉嚨裡直倒下去。那肚裡的酒，就往上湧起來，一時腳步也斜，望床邊搖擺上來。大郎又令璇姑，拿了一大杯酒，在床前攔著素臣跪奉。素臣已入醉鄉，糊糊塗塗的，把璇姑扯起道：「兄不必，我吃就罷。」一手捻住璇姑纖手，一手舉起大杯一仰，有半杯仰入口中，有半杯淋漓衣領、地板之上，酒杯放下，身子望後要倒。石氏接過酒杯，指點璇姑，疾忙扶住，挪至床沿坐下。大郎問：「可用飯。」素臣含糊道：「不了。」身子一面倒下。石氏與大郎，慌張收拾乾淨，又換了一枝紅燭，璇姑也跟出房來。石氏道：「姑娘快些吃飯，好進房去睡。」璇姑紅了臉，道：「我飯是不吃，卻到底不便進去。」大郎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我方才怎樣和你說的，快不要孩子氣。」石氏忙把璇姑推入房中，把門扣上。璇姑道：「我還沒洗手腳哩。」石氏道：「這倒是要緊的，房裡有小腳盆，我遞一盆熱水進來就是。」當即打了熱水，把炊就的一壺茶，坐入茶桶，開門遞進，仍復將門反扣而去。正是：

明珠照海神龍戲，錦被漫天彩鳳愁。

總評：

地方、汛差逼事生風，希圖炙詐，聲情畢肖。估看素臣是一樣話，大叔冠冕是一樣話，問到無事拿人又是一樣話，免送府縣重處，即並無話敢說矣。層次淺深，絲毫不走，非老手不能。妙在青衣人說房裡窩藏一伙女人，天井內牆頭直折至寺。尤妙在對未公說他明是歆血聚眾，所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而文心之妙，正復靈變無比。

未公雖知己娶，欲為兩全，而婚事不必提起，復加斬釘截鐵，宜素臣極前痛哭雲。深知硜鄙之懷，洞識拘迂之性也！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；若未公者，斯可謂之知心也已！

雞蛋一段，似屬瑣筆，卻極細密，非此些少擔擱，僱船家人即滿頭是汗，猶嫌太速；而鸞吹、素娥已餓，蛋係現有之物，亦屬必至之情，必有之事，可視為瑣筆耶？

鸞吹泣下沾襟，素臣兩行清淚，皆情所必至，理所固然，而即至勞旁觀者有弓影之疑；此瓜田李下，君子所由明微別嫌也。此回從石氏口中敘出，第六回從璇姑口中漏出；文心之細，直從發孔中穿出！但云心細如發，烏足以喻其妙？

鸞吹兄妹之說，固屬附耳密陳；未公跌足之言，亦係悄悄向鸞吹私說。石氏等所共聞者，唯囑其早至江西，商量公事；所共見者，泣下沾襟，兩行清淚，及送秋波、送簪耳。弓影之疑，不亦宜哉？

前回論鉤聯回互、宛轉關生之妙，只璇姑、素娥兩人。此回素臣之夢，則並攝四美，或現一麟，或現一爪，或但於雲中蜿蜒作勢，以成群龍戲空之勝，真奇觀也！